

普通法医的职责是用科学解决尸体难题，
而我的职责，是解决科学以外的难题！

法医 禁忌 档案

延北老九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法医禁忌档案

延北老九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医禁忌档案 / 延北老九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
出版公司, 2016. 2
ISBN 978-7-5057-3682-5

I. ①法… II. ①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8251号

书名	法医禁忌档案
作者	延北老九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17印张 305千字
版次	2016年4月第1版
印次	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682-5
定价	32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一章 解剖现场 / 001
- 第二章 死因 / 005
- 第三章 专案组 / 010
- 第四章 夜闹 / 015
- 第五章 瘦了的尸体 / 020
- 第六章 被困尸库 / 025
- 第七章 代号乌鸦 / 030
- 第八章 女警的任务 / 035
- 第九章 专员的劝告 / 039
- 第十章 我爹的秘密 / 043
- 第十一章 捉匪计划（一） / 048
- 第十二章 捉匪计划（二） / 053
- 第十三章 岔子 / 058
- 第十四章 紧急情报 / 063
- 第十五章 错觉 / 068

- 
- 第十六章 二人组 / 073
- 第十七章 鬼援兵 / 078
- 第十八章 古怪的结案 / 083
- 第十九章 妖虫来袭 / 088
- 第二十章 活尸再现（一） / 093
- 第二十一章 活尸再现（二） / 098
- 第二十二章 恐怖来客 / 103
- 第二十三章 诡异来电 / 108
- 第二十四章 师父的秘密 / 113
- 第二十五章 矛盾 / 117
- 第二十六章 意想不到的嫌犯 / 122
- 第二十七章 压抑 / 126
- 第二十八章 食虫妖女 / 130
- 第二十九章 搏命夜 / 135
- 第三十章 鼠军 / 139
- 第三十一章 “消极”待命 / 144
- 第三十二章 农家院被盗 / 149
- 第三十三章 变数 / 154
- 第三十四章 新发现 / 159
- 第三十五章 乌鸦计划 / 164

- 第三十六章 凶案现场 / 169
- 第三十七章 乌鸦的手段（一） / 174
- 第三十八章 乌鸦的手段（二） / 179
- 第三十九章 魔鼎重现 / 184
- 第四十章 坟串子里的诡异 / 188
- 第四十一章 活尸试验 / 193
- 第四十二章 农家院血案 / 198
- 第四十三章 生死一线 / 203
- 第四十四章 逃生 / 208
- 第四十五章 白发杀手（一） / 212
- 第四十六章 白发杀手（二） / 217
- 第四十七章 生死较量 / 222
- 第四十八章 联手擒敌 / 227
- 第四十九章 弹吉他的驴 / 232
- 第五十章 发威 / 237
- 第五十一章 撤退 / 242
- 第五十二章 特殊部门 / 247
- 第五十三章 特训（一） / 252
- 第五十四章 特训（二） / 257
- 第五十五章 调令 / 261

解剖现场

我24岁大学毕业，做了一名法医，满打满算从业两年。或许在外人看来，每一次解剖都该是惊心动魄的，但跟尸体接触久了，让我觉得法医这职业，天天也就是伤情鉴定与解剖验尸，反倒有些“平淡无奇”。

我一度认为，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挂个警衔混到退休，但我错了，前几天出现一个怪案，让我纠结、压抑，甚至绝望……

一切都得从那个破晓前说起，当大家都沉浸在美梦之中时，我却衣着整齐，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殡仪馆。

我走的是殡仪馆后门。门口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是张队长，女的是我们刑警队唯一的女警——卫寅寅。

他俩都吸着烟，正低声交流呢。张队看到我以后，立刻把烟丢了，拉着我往殡仪馆里走。我很好奇，因为警局算我在内，总共两个法医和一个法医助理。下班后我们是轮流待命的，今天该是法医刘哥的班，怎么张队把我叫来了呢？

张队解释道，夜里接到报案，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手死在家里，尸体现象很怪异。刘哥把尸体带到殡仪馆解剖，没多久便疯疯癫癫地从解剖室冲了出来，遇到人就拿解剖刀胡乱挥舞。殡仪馆两名值班人员冒着被划伤的危险扑上去，才勉强把他控制住。

我听得直皱眉，第一感觉是刘哥突然犯病了。但他是啥样人我能不知道？别说精神上没啥疾病，身体更是出了名的棒，前阵子参加市里马拉松，都进入前三了。

看我这态度，女警卫寅寅插了句话，说现场调查发现歌手家里有个坛子，貌似养了小鬼。

这事我略有耳闻，很多明星艺人为了能让自己的运势一直好下去，都偷偷玩这种邪术，但问题是，刘哥的怪异能跟它有什么关系？

张队让我别多想，当务之急，赶紧把尸检做完，以便为案件侦破提供更多证据。

我强压下心思，点点头。随即跟张队在楼梯口分开，我嗖嗖往楼上跑，没想到卫寅寅紧跟在我身后。

我知道她要干吗。对这个卫寅寅，我真有些无语。她大高个儿，长得很漂亮，要我说都能去当平面模特了，又或者找个好爷们儿嫁了，生活绝对不愁。但她非得选择当一名刑侦女警，凡事都冲到第一线。

我也没拦着她，一起来到解剖室门前。法医助理小凡正等着我呢。他也是刚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跟他私下称兄道弟的，随便寒暄了几句，换好解剖服一同进去。

很明显，法医刘哥的解剖工作已经开始了，女尸的屁股里插着一支直肠温度计，这是用来测试尸温的。另外，隔远看着这具尸体，我也一下明白张队的话了——为啥说她很怪。

女尸的两只小臂血淋淋一片，很多肉都没了，有的地方甚至露出白骨来。小凡有点小动作，隔着手套用手背揉了揉鼻子。

我用胳膊肘撞了小凡一下，提醒他开始工作。尸检都是从外向里的，最先是尸表检查。我把直肠温度计拔出来，结合尸僵、尸斑、眼膜混浊程度等特征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尸体死亡时间在八小时之前。

小凡快速地记着，女警卫寅寅本来只是旁观，这时忍不住插了句话，说死亡时间不会是八小时以前，因为推算起来，八小时以前就是昨晚九点半，歌手还跟同伴通着电话呢。

我跟小凡互相看了看，又一起打量女尸。倒不是说我学艺不精，推理错了，死亡时间上有冲突的案例不少，这样反倒说明案件大有蹊跷。

我让小凡把这里特意做了标记，又继续往下进行。

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女尸的胳膊上，不得不说，这里的伤口太乱了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创口边缘还都是轻微锯齿状的。我用尺子辅助测量，得出一个结论：“这是被人咬出来的。”

其实卫寅寅早就猜出个大概了，但我这么一强调，她还是忍不住念叨一句：“怎么会这样！”

事实不仅如此，我又把几处伤口做了比对，得出了更为爆炸性的结论：“锯齿状的弧度不一样，有大有小。说明当时不仅是一个人在撕咬。”

卫寅寅沉着脸不说话，不知道心里在琢磨什么。我带着小凡给尸体其他部位做检查。当我把女尸嘴巴捏开后，问题来了。

她牙缝里有碎肉渣，口腔黏膜上也有很多血迹。我用镊子夹出几片肉渣看了看，有个猜测，对小凡说：“准备解剖。”

小凡明白我的意思，他望着女尸不可思议地摇摇头。

一般解剖胸腹腔，有一字形、Y字形和T字形手法，对女尸而言，都用Y字形，就是在胸下划开两道，把胸翻到头部，再一刀割开小腹。

我对此早就轻车熟路了，拿着解剖刀，对准她左胸下方刺进去。不过刚入刀的一刹那，整个解剖室的灯哧哧闪了两下，随后灭了。

现在天没亮，这么一下子，解剖室顿时陷入了昏暗之中。卫寅寅再怎么胆大也是个女生，她的呼吸变得有些粗，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说了句：“养小鬼！”

小凡被卫寅寅这话弄敏感了，忍不住骂了句脏话，说：“不至于吧？”

我让他俩别瞎说了，让小凡赶紧去问问，怎么临时停电了，实在不行借个手电筒回来，不能耽误解剖。

小凡应声往外跑。我一时也干不了别的，只好把解剖刀收回来，放在解剖台上。

我这是临时加班，身子还有些倦，想趁机吸烟提提神，于是叫上卫寅寅一起了解剖室。

赶巧的是，烟刚点上，卫寅寅接了个电话，急匆匆地走了。这么一来就剩我自己了，我只好找个墙角蹲下来，继续吸闷烟。

这期间我想到了刘哥，难道他是被尸体小臂的怪异吓疯了？但刘哥是老同志，更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主儿，不应该啊！

我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，正准备把烟头丢地上要踩灭的时候，解剖室里突然传出嘎巴、嘎巴两声，很怪异，像是有人在磨牙。

我整个心有点往上提，因为解剖室没人了，只有一具女尸，磨牙声是怎么回事？

我带着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，把门推开个缝，往里瞧了瞧。女尸还静静地躺在解剖台上。

我纠结一番，不想等小凡了，又自行走进去。当靠近解剖台时，我踩到一个东

西。这里昏暗归昏暗，但还是能模模糊糊瞧个大概，脚下是解剖刀，就是我要给女尸划肚子的那把。

我纳闷了，心想它怎么掉地上了？难道被风吹下来的？虽然解剖室的窗户是开着的，但什么风能这么大的动静，把刀吹落地上呢？另外今晚也没风啊！

这种情况我从没遇见过，也忍不住有点胡思乱想了。我又看着那个窗户，起身走过去。

我想把窗户关上，没想到这么随意一看，发现窗户左框靠下的地方有一块血迹，像是被擦出来的一样。

我还特意把手机拿出来，借着屏幕光仔细瞧瞧，血迹很新，是刚留下来的。

这下我忍不住联系起小鬼了，如果刚才全是它捣乱，这一切都能解释清楚了。我试图把这种歪理抹消掉，但脑袋里出现另一个念头，跟我对着干，非要支持这种歪理。

我一时心里乱成一团。就在这种“痛苦”之下，突然有一束光射了过来，照得我一激灵。

我顺着一看，是小凡。他在门口举着手电筒呢。

他先问我：“咋了，为啥在窗户那儿贼兮兮地站着？”又指着手电筒解释说，“殡仪馆变压器坏了，整个大楼全停电了。”

我不想把小鬼的想法说给小凡听，又有了一个新主意，让小凡照亮，我找一个棉签，把窗框的血迹收集起来，事后做DNA比对。

随后我俩配合着，把女尸的胸腹腔划开了。我针对性很强，直接把她的胃拿出来摸了摸，我能感觉到，里面有一块块的东西。

我看看小凡，又验证般地一刀把它切开，这下更明显了。这里面全是一块块肉，或者说是一个个小的尸块。

小凡忍不住说道：“我的天！”

这真的太震撼了，女尸死前竟然把自己的胳膊吃了，还把肉块囫囵吞了下去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忍受那种剧痛的，但心里冒出一个很古怪的名词：“活尸人！”

做法医的最忌讳主观判断，不能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念头，对这具古怪的尸体，我知道不能盲目地下任何结论。我让小凡把这些检验结果记录下来，又把解剖的地方缝合起来。

虽说这么一来，整个尸检就结束了，我能暗自松口气，不过也能肯定这个案子才刚刚开始，这具尸体给我们留下的证据大有猫腻！

死 因

我跟小凡一起下楼出了殡仪馆，这才发现张队已经走了，卫寅寅留了下来，正坐在警车里。

不得已，我只好给张队打了电话，说了我的想法。女尸是解剖完了，但我们这个小城市的技术水平有限，我希望张队能把女尸送到省里，让省厅法医再检查一遍，尤其针对死亡时间这一块，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。

张队赞同，还说立刻联系，随后就把电话挂了。

我看了看表，离上班还有两个多小时，我一合计，现在回家补觉也来不及了，不如问问卫寅寅去哪儿，看能不能把我俩捎带送回警局。

没想到她是故意等着我俩呢，但不是去警局，而想让我们去趟案发现场。

寅寅的意思是，刘哥犯病了，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工作，这案子肯定归我，不如这就去案发现场了解下情况。

我知道刘哥肯定做了案发现场的笔记，其实我照着看一遍就行，但寅寅上来犟犟我了，我也懂，她这工作狂的性子根本改变不了。

我和小凡都好说话，也就顺着她的意思。

别看寅寅是女警，有两项技术却是警局里的“一哥”：开车，还有破解密码。

我跟小凡坐在车上都不敢往前看，不然这么快的车速，我心脏受不了，外加我

俩也累了，都靠在车座上小憩一会儿。

正当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，卫寅寅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。我和小凡一点儿准备都没有，俩人的脑袋都猛地往前撞去。

也亏得有车座挡着，这才没受伤，不过我磕得脑袋嗡嗡响。小凡还说：“寅姐，能不能不这么猛啊？”

卫寅寅没理会我俩，她稍微有点紧张，还拿出电棍，开门下车。

我一瞧这架势，难道有啥突发情况？我跟小凡也急忙跟下去。现在天还灰蒙蒙的，我们还在市里，路上也没人，寅寅绕着车走了一圈，最后停在后车玻璃前，死死盯着。

小凡一边揉着脑袋，一边忍不住问了句：“啥情况？”

卫寅寅回答说，刚才她从倒车镜里往后看，貌似有个黑咕隆咚的小孩趴在后车玻璃上了。

小凡先一愣，又哈哈笑了，特意敲着后车玻璃接话：“老姐，我说我的老姐啊，这哪有什么东西？你眼花了吧？”

寅寅摇摇头，说她肯定没眼花。我偏向小凡的想法，刚才那车速，少说有一百公里，啥孩子能躲外面不被甩下去？

寅寅的目光转向车顶，但那上面什么都没有。

我也想给她打针镇静剂，索性跟小凡一样，特意拍了拍车顶。不过这么随意一拍，我手上被什么东西黏住了。我还用两个指头捏了捏，品了品。

没想到这玩意儿跟大鼻涕似的，我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没怪味儿。我抬头看看天，因为车顶上有东西，肯定是天上落下来的。但夜空晴朗，别说怪异的“大鼻涕”了，连雨滴都没有。

我们也不能这么干站着，卫寅寅又招呼我俩上车，继续往前开。

我是真担心她又来个急刹车，不敢睡觉了，跟小凡随意聊起天。这样过了半个多钟头，我们来到郊区一栋两层别墅前。

卫寅寅说：“到了。”我们下车。小凡望着别墅感叹道：“现在小歌手都这么土豪了？连别墅都能买得起？”

寅寅回答：“怎么可能？”她事先了解过死者的资料，又解释说，“这歌手给一个集团老总当小三儿，这别墅十有八九是那老总买的。”

小凡故意啧啧几声，说：“原来是花瓶。”

我没他那么敏感，也不对歌手做什么评价，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。

我们一起进去。现在警队都收工了，这里没别人，不过勘查踏板还没撤，铺了一地。

寅寅带着我们来到客厅，这里有一把藤椅，把手上全是血迹。

寅寅指着说：“歌手死前就坐在藤椅上，脸上还敷着面膜。”她又故意做了一个动作，模仿死者死前姿势。

我觉得奇怪，因为敷着面膜，说明死者当时心情不错，可好端端为啥咬自己胳膊呢？别说就因为太高兴了。我还没听说哪个人一高兴就吭哧一下对自己来一口的呢。

小凡也没发表啥看法。寅寅又指着血迹问我俩。

做法医现场这一块，一般对血迹也有研究，血滴长短、大小、滴落痕迹等，都能还原当时的一切。

小凡懂这方面的东西，就一边分析，一边跟寅寅讲解起来。我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觉得没什么特别注意的，趁机四下走走，来到一间卧室。我发现角落里放着一个坛子，这该就是寅寅提过的那个养小鬼的坛子了。

我上来好奇心，走过去蹲着瞧了瞧。坛子不太高，有点像古装片里的那种酒坛子，我戴好手套，把它捧起来看看。

里面是空的，不过我留意到，在坛壁不起眼的地方粘着一块湿乎乎的东西。

我一下把它跟寅寅车顶上的那块“鼻涕”联系起来了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那股念头又上来了，心说不会真有个小鬼吧？它跟着女尸一起去了殡仪馆，还偷偷爬到寅寅车顶上？

但一切得用事实说话，我找到法医勘察箱，用棉签把这块“鼻涕”和寅寅车顶上那块“鼻涕”都收集起来，准备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。

卫寅寅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，说这个别墅没有被撬锁和技术开锁的痕迹，窗户上也没攀爬的迹象，说明案发时这里是个封闭环境。

我明白，这都在告诉我们，歌手自杀的可能性很大，但女尸胳膊上出现了别人的牙印，也把这些误导彻彻底底否定了。

我们又转了一会儿，没啥新发现，就一同退出来。我故意晚一步，对着房间鞠了一躬。

这也算法医行内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吧，每次解剖后，我们的手套都要留在现场，这是对死者的一种尊敬，而对那些横死的人，我们也要抽空很恭敬地拜一拜。

这倒不是说我们迷信，有时候一个没处理好，接下来走背运或者摊上头疼脑热啥的，都很正常。而且资深老同志，也多多少少都摊上过这种说不出原因的怪事。

寅寅看到我这么鞠躬了，她喂了一声，一方面是催促，另一方面算是反驳我吧。可我不在乎。

接着坐车回警局。

我趁空把尸检报告整理好，送到张队那里去了，回来途中看到寅寅和一个同事正聊着呢。

这同事是刑警队的痕检员，就是他负责对那栋别墅检查的，我本来没想凑热闹，谁知道经过他们时，我听痕检员连连说怪事。

我又不得不停下来听一耳朵。痕检员的意思是，现场除了歌手的鞋印外，还有一组狗脚印。说明她还养狗，只是在别墅里根本没找到狗，而且回来仔细一检查，从脚印的承重点、大小、形状来分析，竟全是狗后爪的脚印。

我听痕检员分析到这里，整个人都有些迷茫了，相信他一定也被这结论弄蒙了。我看他那样儿，特别想笑，不过仔细想想，也有些替他头疼。

难不成歌手养的狗比较特别，能直立行走吗？那她到底是歌手还是神婆，咋又养小鬼又养怪狗的？

我只是记住这个事了，接着就回到法医门诊干活。少了刘哥，我跟小凡任务量太大了，就这么脚不着地地把上午“混”过去了。

等中午吃完饭，我想靠在椅子上歇一会儿，缓缓体力，寅寅却找我来了，还说要带我去个地方。

我猜她一定对歌手这个案子有啥想法了，我真不想陪她，再说警局那么多同事呢，她咋又选我呢？

寅寅性子烈，看我磨磨蹭蹭不想去，要掐人，我实在没招儿，心说这小娘们儿是嫁不出去了，就妥协了，跟她上了警车。

我以为又要去别墅呢，她却把车开到市医院，还去超市买了一兜水果让我拎着。

我明白了，原来她要带我去看刘哥。她也事先问好了病房，我们直奔而去。

经过一上午的治疗，刘哥好了很多，至少看我俩进来，他能很正常地跟我们打招呼了。我看他床头柜上的茶缸里放好了茶叶，估计正准备沏茶呢。

这让我多多少少放心了，不然面对一个疯了的同事，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寅寅能说会道，没多久就把刘哥逗得哈哈直笑。我是天生不爱说话的那类人，只好坐在一旁当个陪衬。

寅寅心里打着另外一个算盘，或许是认为气氛差不多了，她突然盯着刘哥问了句：“你不觉得歌手死亡案跟几年前一个案子很像吗？”

刘哥愣了，我也愣了。因为我印象里，这案子很怪、很特别，跟别的案子好像没啥联系。

刘哥有点木讷了，让寅寅继续解释。

寅寅说的是三年前的跳楼自杀案，当时刘哥主刀，张队结的案子。

我听到这儿释然了，因为三年前我还没来呢。但此时刘哥越来越古怪，嘴里瞎嘀咕，声太小，也不知道说的啥。

寅寅是上来劲头儿了，不管什么探病不探病了，也不管刘哥啥状态，追着问：“你告诉我，今天早晨，你是不是见到啥东西了，不然怎么会突然抽风呢？”

我盯着刘哥，寅寅这么问也吊起了我的胃口。我还特想知道，刘哥在解剖时是不是也听到了那古怪的磨牙声。

刘哥的脸变得特别阴，都不看我俩了，低个头老半天没吱声。

寅寅不放弃，特意蹲在刘哥面前推推他，有种催促的意思。

我留意到，刘哥笑了两下，只是在这种严肃的气氛下突然一笑，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。

刘哥把目光转移，看着茶缸，嘀咕着：“沏茶，沏茶。”

他把暖壶拿起来，对着茶缸倒水，只是手抖得厉害，导致水线扭来扭去的。我本想上去帮忙，又一合计就没动身，觉得他这么大个人了，倒水应该没问题。

但怪事来了，刘哥把茶缸倒满后根本没停的意思，开水冒着白气往外流。我真忍不住了，快走几步，几乎用抢的方式把暖壶夺过来。我心里还想呢，一会儿得找个抹布，把床头柜好好擦一擦，不然看着邋邋遢遢的，成啥样了？

刘哥也不谢我，又把茶缸捧了起来，这把我吓住了。我知道茶缸有多热，尤其还有开水从边缘溢出来，流到刘哥的手上，他竟不嫌烫？！

寅寅一直等话呢，她忍不住又追问：“老刘，你倒是说啊！是不是看到小鬼了？”

刘哥身体一抖，慢慢抬起头，盯着卫寅寅。我虽然只是做法医的，但也多多少

少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思来。

现在的刘哥，目光太冷了。我见过山狼，刘哥的眼睛里，露出只有饿狼才有的凶光。

他几乎扯着嗓子吼了起来，说：“别过来，你他妈的别过来！”

我不知道他不让谁过去，我只有一种直觉，寅寅有危险。我顾不上别的了，伸手一拽，把寅寅拉开。

寅寅还蹲着呢，扑通一声歪着坐到了地上。但这么一来，她也真躲过一劫。

刘哥半茶缸的开水全泼过去了，如果寅寅还是刚才的姿势，保准就此毁容。

寅寅性格爷们儿爷们儿，毕竟还是女人，吓得脸发白。我是顺势一使劲儿，又把她拖起来。

刘哥根本不把我俩当同事了，又把剩下的半茶缸开水泼了过来。

我跟寅寅全挤在床头柜前，一时间没躲的地方。我是纯属一发狠，也有点男人保护女人的念头，抱着寅寅挡在她面前。

这下可好，开水全淋在我后背上了。我上身穿了夹克，里面还套着衬衫，一边庆幸自己没被开水烫到，一边也想泪奔，因为这夹克七百多块钱买的，这下可毁了。

刘哥没脱鞋，就那么坐回床上，又要抓暖壶，看样子还想继续泼开水。寅寅忍不住出手了。

她学过擒拿，这时派上用场了，上床耍了几个技巧，把刘哥摁在下面，用膝盖顶着。刘哥一时间挣脱不开。

看我还傻愣着，寅寅喊了句：“等什么呢，叫医生！”

我反应过来，转身跑到走廊，扯开嗓子大吼，很快把一堆医生、护士叫来了，也有一些病患不知道咋回事，纷纷从病房里探个脑袋往外看。

医护人员全围在刘哥旁边，刘哥的疯劲更大，这时都要咬人了。不过有专业人员在，寅寅也不出头了，跟我站在一边旁观。

寅寅还有心问问刘哥的病情，我把夹克脱下来，捧着看来看去，不知道说啥好了。

最后没我俩什么事了，寅寅带着我离开。这次探病，我们一点儿收获都没有，要是较真说，我还倒搭一件衣服。

下午上班时，张队把我俩叫去了，他知道我们看望刘哥的事，想必是医院那边有人打来电话。